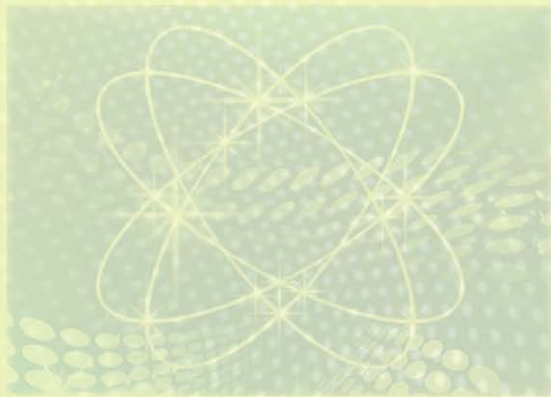


祖传的村庄

莫独 著
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祖
传
的
村
庄

◎ 莫独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祖传的村庄/莫独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2.11

ISBN 978-7-222-10437-2

I. ①祖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散文诗—诗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71469号

责任编辑: 姚实名

装帧设计: 袁 韬 周 璇

责任校对: 梁 爽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图片摄影: 川 子

书 作 出	名 者 版	祖传的村庄 莫 独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650034 www.ynpph.com.cn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发 地 邮 网 E - m a i l	行 址 编 址	
开 印 字 版 排 印 书 定	本 张 数 次 作 刷 号 价	850mm × 1168mm 1/32 4 100千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昆明美雅奇印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雅奇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-7-222-10437-2 19.80元

楔子

村庄，是人类文明点燃的顽强而恒久的一座火塘。

村庄，是神刻录在大地上古老而经典的一篇童话。

我一直坚信，村庄，是灵魂的祖籍，神的故乡。

村庄，一直是母语坚守的源头，人类温暖的回望。

那年，在祭祀寨神的仪式中，听父亲突然说，神就是寨子里年迈的父母。我的心里有种茅塞顿开、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但同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惶然与不安！

一个能拥有村庄、珍惜村庄，被村庄热爱的人，应该是吉祥、幸运、安静、踏实的人。

这么些年，我是麻木地、还是觉悟地与村庄同住，与神同住？

当地地荒芜，庄稼欠收，人性被残酷的现实一再威逼和扭曲的时候，村庄的腰杆，亦正被逼压得一低再低。

村庄既看不清自己的尊严，亦找不到神的威严。

颤抖的村庄，已经无力抱紧自己寒冷的胸怀。

在人们漠视、茫然的眼神中，祖传的村庄最终会被神庄严地从这个炎凉的世界里收回！



祖 传 的 村 庄

001



向阳的坡地，舒缓、暖和而明朗。坡地上方，茂密的林子是百鸟唱歌跳舞的家；林子脚下，泉水汨汨汨汨跑出地面，与百鸟合鸣……

种植，是一个已经懂得安居乐业的民族最重大的事件。

猪鸡被选做牺牲，献给树神、水神。坡上的林子，选做了寨神林；林下的泉眼，砌石围塘做了水井。有林有水，哈尼，携命运迁徙的民族，放下弩弓，放下颠簸的尘途，怀端敬畏，把从大高原搬来的村庄，郑重地安置在半山腰；把从大水边迁来的寨子，虔诚地安置在红河边。

那些颂辞，让原始的坡地获得名字，亲昵起来。

那些冷暖，和歌谣一起，在新的河岸上重新结伴而行。



在高坡上，在山寨的上方。力量的源泉，福气的源泉，当然，亦是生命的源泉：伟岸、挺拔，高高在上。

在梯田之上，被一个谦恭、隐忍、和善的民族，用敬奉又抬高了一台。

在哈尼的村庄，一棵树，亦是一位神，被乡亲们顶礼膜拜。身后，是一片绿映四季的林海，生命纯净的本色。别说采摘一条枝、一片叶，那些野放的牛群、马群，甚至喧哗，都绕道而行。

在家门口，仰望一棵树，是我每天最平常的功课；这亦是千年前，和竹子一起，祖先就种进了寨基的最基本的一件事。

大自然一副典型的身材，一张代表性的面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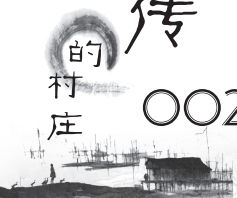
寨神林！火红的太阳，每天钻出林子爬到天上。

祖 传

的

村
庄

002



祖 传的 村庄

003



谁用一场习俗，把年门打开，在劳动的脚下，叫醒
锄声、牛哞，携上吉祥一同下田。

携上吉祥的，还有那些鸭蛋，洁白的蛋壳，涂上生
活的七彩，恭恭敬敬地用笾桌端起供奉。

这是特殊日子的特殊的颂扬。

是寨神的生日；是祈福和祈讨力量的日子；是酒碗
里倒满谷酒，寨老们围桌高唱酒歌的日子。

神，从来不是虚无的，在一个山地稻作农耕民族的
心海里。

万物有灵，每一种事物，都被众人共同敬重。

寨神树下，欢快的乐作舞令大地年轻。



缺水的梯田，犹如一粒空瘪的稻壳，羞于向生活表白自己的身份。

林子里的泉水，欢声笑语，每天路过寨子，走进田里，用清澈的歌声洗亮梯田的面庞。

田泥飞溅，栽秧的泥巴架，把爱情浇得一身幸福。

哈尼人，生在山上住在树下的民族，水，是在半山腰上堂堂正正地立身的魂。

从一棵树开始，从源头开始，迁就、尊崇一滴水的走向，把整个民族的声誉，系在一株水稻上。

红河岸边，新的生机，扶着一株稻禾，从春天开始挺起了腰杆。

祖 传

的

村
庄

004



祖 传 的 村 庄

005



从血缘的亲情出发，每个清晨，母亲用祖传的火塘热情开启山寨的黎明，村庄的日子，就明明白白地亮了。

东边的鸡鸣，西家的狗吠，此起彼伏，叫醒了檐下的锄头、犁耙。劳动叫上牛儿，在炊烟味温馨的气息里，一步一步离开村庄走向田野。

朝朝夕夕，炊烟从一座座蘑菇房里透出，不慌不忙地弥漫进寨神林里。

炊烟，是村庄传统的招牌，竖在乡情不倒的脊梁上。

寨神树下，谁的灵魂，披着炊烟的辛辣，毕生匍匐而行？



脚步渐渐密起来。喜庆渐渐抬头，宁静，无以压制渐弥渐散的吉祥对村庄的浸蚀与覆盖。

仇与恨已靠边。

哀怨和痛苦被一一卸下，还有劳动，把生活宽宽心心安顿好。

长者坐上席首。从一碗酒开始，祝福被重新启动，沿着年轮的脚步重新上路。

陷入祝福的深渊，我深深记得，有一点喜悦，就和众人分享，这是村庄一生的习惯；我深深记得，把关怀送给儿童，把孝顺献给老人，这是村庄永远的传统。

我还记得：年，是最大的日子。

寨头，寨神林里的鸟声越来越密起来。

祖 传

的

村
庄

006



祖

传

的
村
庄

007



一个人对季节的感觉，远远低于一棵草对泥土的感觉。

春，在二月的某个黎明悄然来到门前，她不动声色，只有那些树皮和土地，体会到了她那比轻风还轻的脚步。

粮仓里的谷种，亦感到了身上突如其来的燥热。

更早一点的时候，一对燕子就回到了室内的老窝旁，它们安静地息在竹竿上，休息、观察，重新熟悉没有多少变化的老环境，亦在某个黎明，才突然双双啼唱。

一切都是隐秘的、羞怯的，不可捉摸，却又是熟悉的、大方的，极其规律。

院子里，那株含苞欲放的桃树，满树红红点点，那是春无以掩藏的身影。



那是寨神林里的一条枝桠，青翠、碧绿、生机盎然；
是涌起林海绿波的一簇浪，一分子。

枝不是老朽了，亦不是遭受蛀虫的啃噬。

枝是被那场夜风强行从大树的身上掰折下来的！

风在黎明到来之前即已逃遁。枝桠掉落在树脚前，掉落在母亲的眼前，翠生生的叶片上湿湿的，沾满了还未来得及风干的夜露。

逃遁不了的是微微的不安和惊恐，它们代替风，从最初一个人的眼神，迅速刮遍寨子，刮遍每一个寨人的心地。

喜欢早出晚归的锄头，从寨脚被叫了回来；所有有备而来的农活，被迫一一取消。

这个不祥的日子，人们不劳而食，却度日如年。

祖 传

的

村
庄

〇〇八





吉祥绕梁。

几年了？梁上的燕窝，被烟火熏得
早和木梁成了一色，成了屋子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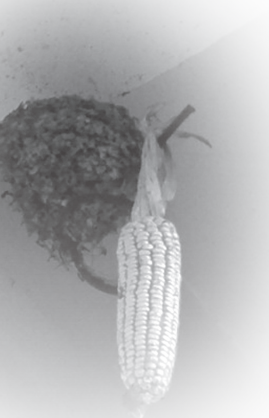
从宁静开始，热闹是不必说的。

小小的喙，是一把出色的琴，两只
燕子，就上演了一台春天的大戏。

春天总是被燕子早早地叫醒，还有
院子里的一树桃花。

在燕子清脆的歌声中，村庄就是一
座完整的童话王国。

早早晚晚，紫色的炊烟暖暖地，用
温馨反复涂抹安宁的家园。



和第一丛竹棚一起，被种进建村立寨的基座里，牢牢地在滇南的半山腰上盘根错节，吐翠拔节。

更久的年代，随游牧的先祖，在高原的草地上或席地而歌，或驰马逐风；夜晚，住宿在蓝幽幽的水塘边，与篝火唱和，邀星星对饮。

乌黑的放牧犬，静卧在脚边，被黑夜吞没。

长流的河水，有干涸的时候，酒歌没有干旱的年代。

苦难的时刻，酒歌，是坚韧再起的搀扶墙。

欢乐的时光，酒歌，是欢声高腾的助燃剂。

陈旧的是时光，不老的是酒歌。

酒歌把人生打开，把村庄打开，再艰难的日子，即便命运倒成一片，被岁月的水流无情地冲刷，酒歌最终也会坚守住生命的山头。

祖 传

的
村
庄

010



祖

传

的
村
庄

011



水和梯田的关系，是母亲和儿女的关系。

梯田之上，是村庄；村庄之上，是水；水之上，是树；
树之上，不是天，是我们渴望的心空。

源源的水日夜穿过我们的心空，谁从水的歌声里，听到了大地的心跳？

大地在沉默！

没有谁，能够真正听到大地的声音。

但是，水和梯田的关系，我们毕生铭记在心底，铭记在山寨与生俱来的血脉里。

如此，知道了梯田与哈尼的关系，亦是命运与生命的关系。

半山腰上，既仰视头顶的高峰，又俯瞰脚底的低谷。

那个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上上下下走动的亲人，已经用自己稠密的脚步穿针引线，把水与梯田、梯田与哈尼人生生世世的亲情，缝得严丝合缝。



屏气、凝神、静穆。

凡俗的眼睛，除了树，还是树，从未看到其它任何异物。
但我们相信！

祖传的模式，蘑菇样的房屋，一丛丛被茂密的树林掩映。

茶香袅袅，那碗老祖宗传下的茶，又摆在树脚前，从未错过一个年度。

金黄透彻的茶水里，绿影摇翠，与翻卷的茶叶交错溶汇，互诉着叶与叶一年一度的又一次相会。

一碗烈酒，始终与一碗茶水为邻。

那些邪念，还有疾病，在林子之外就觉得无地自容，自觉地退避三舍，退出一个节日的祷告之外。

绿溢四季的寨神林哟！

寨神不住在寨神林里，寨神住在我们的心里。

祖

传

的

村
庄

012



祖 传 的 村 庄

013



在镜头的正中央，虽然弯弯曲曲，却清晰、粗壮，像一股脉络。

左右的梯田，都向中间靠拢，紧紧地，依偎在两边。

每一条田埂，都成为一条血管，连接你，通向每一棵禾苗。

被父亲从上端轻轻一扯，就把所有的田，一连串扯痛。

扯痛的，还有在一粒种籽里沉睡的春天，还有在村庄的渴望里亢奋的丰收的神经……

坎坷、陡峭，总是叫劳动爬得气喘吁吁。

那几条老水牛，一生跟在劳动后面，默默地爬上爬下。

亦常常成为妄想逃窜或者走投无路的水奔突的捷径。

中心在村庄，在一座火塘边。

田间路，这是稻神回家的路。

